

三生石，三生路，轮回再见人如故，浮生无你是虚度！

情似故人来

上册

文安初心忆故人

作品

WENANCHUXIN
YIGUREN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情似故人来

上册

文安初心忆故人

作品

WENANCHUXIN
YIGUR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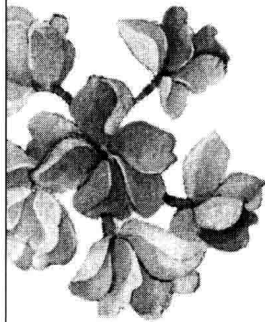
情似故人来. 上 /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43-3568-2

I. ①情…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92965号

著 者	文安初心忆故人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568-2
定 价	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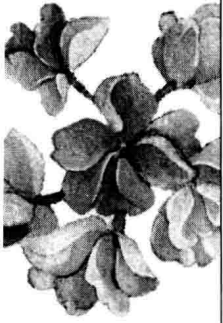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 | 无可奈何双生变 | 似曾相识故人来 / 005 |
| 第二章 | 薄情薄幸薄姻缘 | 错爱错缘错纠缠 / 036 |
| 第三章 | 与子同舟忆泛舟 | 执子之手终分手 / 067 |
| 第四章 | 阴差阳错许情缘 | 金枝玉叶照华年 / 090 |
| 第五章 | 前世再现影憧憧 | 今宵重聚缘浅浅 / 119 |
| 第六章 | 商海诈因缘成困 | 情路难姐妹分崩 / 146 |
-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七章 | 横生嫌隙怨别离 | 再探究竟复相逢 / 173 |
| 第八章 | 今夕何夕见良人 | 你依我依许未来 / 201 |
| 第九章 | 老邓筹巧借东风 | 清莲谋打草惊蛇 / 230 |
| 第十章 | 星夜送暖舐犊情 | 风雷变化赵家业 / 256 |
| 第十一章 | 曾许诺今生不负 | 空叹惋与君长诀 / 284 |
| 第十二章 | 除夕乱点鸳鸯谱 | 岁初巧攻拓荒单 / 307 |
- 



情似故人来

上册

文安初心忆故人

作品

WENANCHUXIN
YIGUR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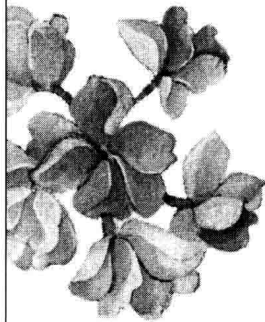
情似故人来. 上 / 文安初心忆故人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43-3568-2

I. ①情…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2965号

著 者	文安初心忆故人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568-2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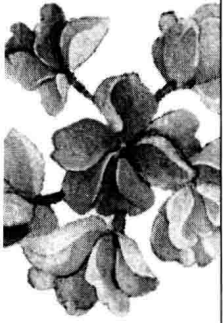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无可奈何双生变	似曾相识故人来 / 005
第二章	薄情薄幸薄姻缘	错爱错缘错纠缠 / 036
第三章	与子同舟忆泛舟	执子之手终分手 / 067
第四章	阴差阳错许情缘	金枝玉叶照华年 / 090
第五章	前世再现影憧憧	今宵重聚缘浅浅 / 119
第六章	商海诈因缘成困	情路难姐妹分崩 / 146





目录

CONTENTS

- | | | |
|------|---------|---------------|
| 第七章 | 横生嫌隙怨别离 | 再探究竟复相逢 / 173 |
| 第八章 | 今夕何夕见良人 | 你依我依许未来 / 201 |
| 第九章 | 老邓筹巧借东风 | 清莲谋打草惊蛇 / 230 |
| 第十章 | 星夜送暖舐犊情 | 风雷变化赵家业 / 256 |
| 第十一章 | 曾许诺今生不负 | 空叹惋与君长诀 / 284 |
| 第十二章 | 除夕乱点鸳鸯谱 | 岁初巧攻拓荒单 / 307 |
- 



第一章



无可奈何双生变
似曾相识故人来

京城又到了四月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后海的湖上又开始飘着西府海棠坠下的花瓣，而不远处鼓楼的红砖墙掩映在一城烟柳中，泛着京城独特的古韵悠悠。

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而我的生活，却从那天开始，变得坎坷曲折，不再平静。

一大早我正陪着婆婆在门口的早市上逛着，婆婆看上了一条素色丝巾，可摊主却要价两百块，还反复强调着：“这是保质保量的百分百桑蚕丝，看看这手感……”

我用手摸了摸，没有拉手的感觉；两相对着揉擦了几下，也没有真丝独有的“丝鸣”之声。心下已经明了，抬眸看着摊主眯眯笑道：“既然是桑蚕丝，正好这里有个线头，用打火机烧烧看就知道了。若是真丝，烧着会有羽毛的味道。”摊主的脸色顿时变成了菜色，转而看着我几分尴尬道：“您是行家，那就什么都不说了，五十块。”

婆婆本来也只是喜欢那花色，是不是桑蚕丝并无所谓，便开开心心五十块成交，对我笑着低声说道：“他哪知道你就在丝绸公司上班，这回撞得巧。”

我抿唇笑了，在丝绸公司耳濡目染，自然手一摸便知是不是桑蚕丝。只是那用火烧的办法，倒不是在公司学的，也记不得什么时候便知晓了这一窍门，似乎与生俱来就知道，想想也是挺奇妙的缘分。

我正要转到其他摊位，姚清莲的电话追了过来：“清扬，快来公司。靠，咱们又被那帮子官老爷耍了，饭碗要掉了。”

我心里一惊，把丝巾塞到婆婆手里，匆忙赶去了公司。

九点钟，正是平时上班打卡的点儿，公司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宣布了要被“丝之恒”并购的决定。大家一片哗然。只有几个公司高层和与高层贴近的部门负责人露出了波澜不惊的微笑。

公司被并购的谣言不是一天两天了，公司还总是辟谣，高层多次在各种大小会议上描绘着未来美好的蓝图，市场运营部时不时放出几个鼓舞人心的数据，让大家安心工作。

可是正如所有的谣言往往都是预言一样，这个屡屡被辟的谣也被证实了，之前传闻的“丝之恒”和“丝路”的角逐中，最终丝之恒拿下了公司。却把我们这些傻乎乎听信官方消息的员工打个措手不及。

“这不是玩人吗？”我身边的姚清莲嘟囔着，“好容易从宫女混到嫔妃了，丫的皇帝换了，一统子全下岗了。”彼时姚清莲正在研读《甄传》，说话也拿捏调侃的，“要是给的我不爽，还不在这儿干了……”

话没说完，姚清莲的眼睛“唰”的一亮，顺着她的眼神，我看到了主席台上去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黑色西装，轮廓立体。姚清莲低声叹了一口气：“太酷了。”

距离太远，我这1.0的视力看不清，不知道到底有多酷，但看姚清莲的表情，想来也错不了。

那人是丝之恒委派来公司的常务负责人，赵以敬。说话语气低沉平静，却有种震慑全场的气势。他开口后没几句，下面的哗然声渐渐消失。他话不多，却字字直扼咽喉，大致意思三点：第一，大家来去自由，但是欢迎留下；第二，原有职位不变，待遇上调5%；第三，个别岗位微调，希望理解支持。

我听到第二点还没来得及乐，第三点已经让我的心有些扑腾，“个别岗位”，自然指的是人事、财务这些关键部门，只怕也少不了我所在的综合办公室。

学高分子材料的我，本科毕业后应聘到这家丝绸公司做研发助理。没两年结

婚、生子，丈夫顾钧是一所高校的讲师，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研发助理却是加班比吃饭都频繁，我只好申请转到行政，好在主任老邓是我同校的学长，和我关系还不错，没费什么力气就转到了综合办公室。虽然工资低了一档，起码大部分时间能朝九晚五。

可现在，我悔得肠子都青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放在行政部门，最为适用。去留升降，全在领导的一句话。我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素来不善应酬交际、也不善于逢迎拍马的我，到底会在新领导那里得个什么结果？

我心神不宁，一团乱麻，看着姚清莲的眼睛几乎要冒出两颗大桃心般盯着主席台，我有气无力问她：“还打算不干吗？”

姚清莲两眼发直，继续盯着台上，半晌才低低和我说：“等我侦查侦查再说，你说他怎么总看咱们这头？在看你还是看我？”

我用力扯了扯姚清莲，抽抽嘴角：“要看也是看你，我有什么好看的？不过花痴小姐，这么一大群人呢，你觉得他能分得清谁是谁吗？”我的话姚清莲置若罔闻，还在仔细琢磨着主席台上的赵以敬。

这便是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子的差别。虽然我和姚清莲同龄，她关注的是那位新来的有型的高富帅领导，而我只关注还能不能顺利待在原岗位的生计问题。

忐忑中过了两天，公司倒是一如既往地平静。赵以敬回到了丝之恒的南京总部。北京这边照常运转。只不过准备离职的，这几天开始行动了。甚至连一向罩着我的老邓邓予浩，也要辞职。

我不免几分惊讶问着老邓：“你怎么也要走？你都做到综合办公室主任了，这么走太可惜。”

老邓摇摇头：“综合办就是领导秘书的角色，没人会继续用前人的秘书。我还是识时务点赶紧走。正好两个朋友开公司喊我一起，我去那头看看。”

看老邓去意已决，我不免几分惆怅。叫他老邓，其实也不过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这几年幸亏有老邓的照拂，我才省了不少陪领导吃饭应酬的“苦差”。本想着新领导驾到不知怎么应付，还指望老邓继续提点，却没想到老邓也要急流勇退。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老邓淡淡笑道：“没事，你只是个普通办事员，又不是前任领导的心腹。还写的一手好材料。赵总还向我打听你过你呢。新领导新班子，对你来说也许是新转机。”

“赵总？赵以敬？”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老邓，看他点头，不由问道，“他打听我做什么？”

“也许有人在他面前提过，他调了好几个人的档案看，不止你一个人，对了，还有姚清莲的。”老邓点头笑道，“这是好兆头。领导瞧不上的人才不会费心费力去了解呢。以后你也改改脾气，别再是那个清高性子，对领导亲近些，兴许我下次见你，你都坐到我这个位子上了呢。”

老邓的一番鼓励，让我忐忑不安的心稍稍缓解了些。在人情世故上有些倔强笨拙的我，不会左右逢源，总想保持个中立。结果在综合办工作了几年，也没抱着一个领导的大腿。如今看来，倒是因祸得福了，还在新领导那里挂上了号。

从老邓办公室出来，心情舒缓的我迎头撞上了喜滋滋的姚清莲，看到我把她拉到走廊旁边，眉眼里都是掩饰不住的兴奋激动：“清扬，我这回可终于等到了。”

我诧异地看着她：“等到什么了？”

“等到我的黑马王子了。”姚清莲凑到我耳边低声说着，“我打听清楚了，赵以敬可是濒危的黄金单身汉，今年才三十九，离婚快十年了。老天这是可怜我吗？在我快绝望的时候赏我个钻石王老五……”

“比你大了快一轮还叫才？”我无奈地摇头，现在的女孩子，有钱人在四十岁以下就欣喜若狂了吗？“这么好的男人为什么单身这么久？也许那方面有病。”我只当姚清莲在开玩笑，便同她打趣，何况我素来不信有钱的男人还能有几个靠得住的。

“呸呸呸，你少乌鸦嘴，反正他现在空挡，我要铆足了劲儿努力。机会是要把握的，只要给我条缝隙，我一定把它钻成一个马里亚纳海沟。没有傍不上的大款，只有不努力的剩女。”姚清莲说得斩钉截铁。

我忍不住用手扶额，挤出个笑容看着她：“你不是在说真的吧？”

姚清莲看着我笑意盈盈：“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这次机会就在眼前，再不抓住天理难容。拼了力气我也要试试。”看着意气风发的清莲，我竟一时语塞。

细论起来，姚清莲算是我的表妹，只是隔得很远，她的奶奶和我的外婆不知是门什么亲戚。她比我只小几个月，总是喊我名字。叫“姐”的时候，一般是有求于我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没离开我的视线五公里，不是同班就是同校，好不容易到了大学我在北京她在杭州，找工作又凑到了一个公司。

姚清莲从大学就志存高远，那时我对结婚还很渺茫，她已经立志嫁大款了。

这些年追求她的男孩儿也不少，不过基本条件平平，更别提有钱人了。可她毫不气馁，坚信自己是少奶奶的命。结果等来挑去，就拖到了现在这把岁数，二十八岁还没个归宿。却依然不肯向现实低头。如今跳出个单身的赵以敬，也难怪她挪不开眼。

晚上回家我和顾钧唠叨着：“清莲现在越剩眼光越高，你们学校有没有合适的单身老师，介绍个给她吧？否则整天盯着那些不靠谱的有钱人，早晚得吃亏。”顾钧所在的是一所服装院校，青年男老师也不少。

顾钧正靠在椅子上看书，听到我的话沉吟了下说道：“老师？似乎没有。不过我的学生里有个还不错的，叫褚佳鹏。父母都是公务员，家庭条件很好，北京都买房子了。小伙子人长得精神，人品也好。”

“你的学生？岁数太小吧？”我问着。

“才小一岁，不算什么。工作了几年辞职读研的。他父母前两天请我吃饭还拜托我替他张罗个对象来着。正好。”顾钧笑道。

我想想点头答应。这个人听起来条件还可以，让清莲去试试。真指望那个赵以敬？这辈子当老姑娘吧。

在我好话说了三箩筐后，姚清莲终于投降答应去见一面：“见一次也掉不了肉。被你磨叽的得掉肉。”

第二天我极其八婆地去找她问怎么样，姚清莲一摊手：“饭也吃了，酒也喝了，心事也聊了。”

我不由高兴：“成了啊？”

姚清莲白了我一眼：“人家酒后吐真言，说有喜欢的人。认识我这个姐姐很高兴。姐姐？他大爷。”

姚清莲被褚佳鹏的“姐姐”刺激之后，更加心里嘴里只念叨着赵以敬：“与其让个毛孩子奚落我，还不如对男神下手。我豁出去了。”

姚清莲说到做到。赵以敬还没回来，清莲便从赵以敬那个文静清纯的小秘书连小茹入手，逛街买东西看电影轮番轰炸，准备套出赵以敬的日常轨迹及兴趣爱好。结果连小茹淡淡的，反馈给她的信息是，赵以敬行踪不定，而且是个没爱好的人。

“那么多信息费，白花了。”姚清莲哭丧着脸和我念叨。

我扑哧笑出声：“你看看你攻的对象，连小茹估计自己都恨不得扑上去，会告诉你？”

姚清莲恍然大悟：“果然已婚妇女看得透彻。”

过了两周，赵以敬终于从江苏回到了北京。刚到公司的第一天，姚清莲已经跃跃欲试她的计划了。

姚清莲一定把《甄嬛》温习了三遍想出的这个招。下班后抓着我就往停车场跑，指着一辆黑色的车对我说：“那就是我的御驾。”

“你要干吗？”我不解地问道。看着赵以敬那辆流线很酷的车，暗暗想道果然车如其人。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姚清莲挑挑眉毛，“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那个“上”字被她说得格外猥琐。

不知道陪着她在停车场的树荫下溜达了几个圈，我全身汗都黏在一起了，忽然姚清莲拽着我走向那辆车，她微屈膝，摆出了一个很好看的S型，在后视镜里整整衣服。

身后传来一阵有力快速的脚步声，我扭头一看，赵以敬在夕阳里走过来，停步在我们身边。他身形很高大，一步一步沉稳有力，余晖晚照，他的轮廓棱角分明，有种撼动心魄的味道。他先看了看姚清莲，转眸看向我。他看人的神情很专注，深看了我几眼，他的眉间忽然微微蹙了起来，目光中有丝说不明的深邃。

我迎上了他的目光，只觉得他狭长的眉眼竟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那种熟悉来得心惊肉跳，我听见自己的心“怦怦”用力地跳了两下，有点难受。我忙垂下了眼睛。

姚清莲浅粉色的长裙曳地，倒真像一朵水莲不胜凉风的娇羞。风情万种地冲赵以敬一笑，那个不露声色的男人眼中分明闪过一丝震动。

姚清莲往前跨了两步，故作惊讶：“咦？赵总，这是您的车啊？我刚想借镜子补补妆——”话音没落，停车场都是小方砖，姚清莲纤细的高跟鞋在砖缝里一个跟头，向前扑了过去。

我本能地想去扶她，赵以敬已经一只手伸了过去，声音很平静：“没事吧？”

姚清莲痛得眼泪都出来了：“脚好像崴了。”

于是无比顺其自然地，赵以敬要送清莲回家，忽然想起还有个我，一扭头：

“你住哪儿？”

我才刚从这场苦肉计里反应过来，忙识相地说道：“我有事出去，不用管我，不用管我。”姚清莲这是在用生命钓金龟婿啊，我要是上了车，她还不把我的皮扒了。姚清莲冲我调皮地眨眨眼转身上车了。

看着那辆黑色的车缓缓驶出视线，我的心莫名地有些慌乱。

晚上姚清莲给我的电话里唠唠叨叨讲述了赵以敬如何把她送回家，扛到床上，叫了外卖，锁好房门离开，简直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没有落掉。

“清扬，你不晓得，他真的好有味道。就像——”姚清莲想了半天也形容不出来。

“就像一幅苍劲的水墨。”不知怎么，我鬼使神差地接了一句。

“对对对。”清莲在那头笑得没心没肺，“还是你文艺。”

想着赵以敬狭长的眉眼，我不禁问着姚清莲：“你觉不觉得赵以敬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

姚清莲一愣：“没有啊。你见过？”

我仔细想了想，却没有任何回忆，只好轻轻摇摇头道：“也许我认错了。”说着挂了电话。

姚清莲是有手段的人，休息了一星期就瘸着腿去上班，借口感谢赵以敬送回家请吃饭。一来二去，不到十天已经吃了三次饭。清莲的高明在于，尽管背后花痴地要死，但在赵以敬面前却是落落大方，每次吃饭的借口找得恰如其分，不好拒绝。姚清莲的豪门梦，似乎是开了那么一点门缝。

赵以敬回来一个月后，公司的人事任命终于下来，财务、人事、研发，这几个关键部门的领导都换上了丝之恒调过来的人。

对于平头百姓来说还好，除了几个跟着老领导跳槽走的，大家基本待在原位各司其职。我万万没有想到，变化最大的，竟然是最不起眼的我。我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公司的物流部。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老邓不是透露我这次会有好机会吗？怎么最后这么大的反差？物流部是个男人帮且不说，每天像陀螺一样提货调货也不说，仅仅是从行政到物流这个转变，就让我一时接受不了，无异于从内阁大臣到守